吳郡志/卷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二 ◄

吳郡志
卷十三

► 卷十四

祠廟下

包山廟，在吳縣西南一百里。

土山卜將軍廟，在昆山縣。頃於山下菜圃朱四家得斷碑云：「唐卜府君墓，府君諱真。」碑字雖漫漶多闕，文尚可辨。然無將軍之號。

三高祠，在吳江縣垂虹橋南，即王氏腥庵之雪灘也。昔堂在垂虹南圯，極偏仄。乾道三年，縣令趙伯虛徙之雪灘。三高者：范蠡、張翰、陸龜蒙也。此祠人境俱勝，名聞天下。【祝鎰《三高（祠）記》：《易》稱知幾其神乎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須之則後矣。是維成功之下，不可以久居；亡道之人，不可與久處；兵亂之世，不可以苟仕。知斯三者，則知幾矣。遲之其殆危乎！昔者越相范君，既苦身戮力，與勾踐深謀逾二十年。滅吳霸越，用復會稽之恥。謂大功之下，難以久居。暨還返國，遽書謝王去之。乘輕舟，浮五湖，莫知其所終極。而大夫種，沈吟不時決，卒用誅死。厥後七百有餘歲，晉有張季鷹，自吳入洛。方時，齊王（冏）專朝怙已。署君東曹掾，君知其不終，難與獨處。慨千里之羈宦，臨秋風而長懷。托興菰鱸，促駕告歸。無何冏敗。又後五百有餘歲，唐有陸魯望。當咸通、乾符世，寇亂方殷，隱身自放。扁舟蓬席，修然笠澤、甫裏間，時號江湖散人。辟署無所從，徵命無所答。優遊自終，竟全亂世。如三先生，可謂知幾君子哉。雖地異時殊，默語不同。然其去自全，咸遂其高嫩均也。吳江邑地，瀕帶具區。舊有長橋，橫絕江湖之間。修檻浮梁，植立幹柱。電埏鼎瀅，蜿如長虹。巨浸浮空，涵

泳星日。包山、洞庭，如在天外。風帆島樹，滅沒煙際。東西行者，以為三吳遊觀之偉。好事者又寫鴟夷子皮之像，配以江東步兵、甫裏先生，立祠橋梁之上，榜曰「三尚」。蓋其平生所遊居也，貞風素烈，尚凜然湖山，可想聞而概見。歲庚申秋七月初吉，括蒼祝鎰與大梁人趙九齡，置酒橋亭，悲歌望遠，舉觴驪江。慷慨言曰：去危即安，夫人而願之。然皆反焉者，何哉？知幾者鮮也。雖並世同交如大夫種，功非不多也。顧常侍，材非不周也。鹿門子，學非不挾〔瞻〕也。或死憂而（受）辱，何也？居成功，處亡道，仕亂世，龜勉畏去。奈何乎識之卑也，知幾遠矣。惟鴟夷子，道大功宏，百世師仰。而張、陸二子，嬴然山澤之臞像，而配之幾不倫矣。豈不曰：亟隱亟去，身名俱全，以是為同。曰三高云者，豈且異稱哉。後之君子，苟寵祿之是耽。發機之禍，忽忘不戒。聞三高之風，仰三高之像，庶少警乎。不然，涉斯流也，登斯梁也，其無愧乎？後將有悔乎，其無悔乎？始橋之置，於慶曆歲中。建炎初載，胡寇南牧，並及祠宇，火之無餘。後六年，當紹興癸丑歲，今吳郡楊君同與今御史單父祝君師龍為邑尉，蓋因其廢址，實創而新之，復立祠如故云。謹記。　范成大《三尚祠記》：乾道三年二月，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。三高者，越上將軍姓范氏，是為鴟夷子皮。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，是為江東步兵。唐贈右補闕，姓陸氏，是為甫裏先生。三君生不並世，而鴟夷子皮，又嘗一用人之國，功大名顯而去之。季鷹、魯望，蕭然臞儒。使有為於當年，其所成就，固不可喻度。要皆以得道見微，脫屣天刑。清風峻節，相望於鬆江太湖之上，故天下同高之。而吳江之人，獨私得奉當日，以誇於四方。若曰，此吾東家丘云爾。邑大夫趟伯盧〔虛〕，以故祠倡陋，將改作。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，乃築堂其上。告遷而奠焉。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。噫！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？今乃自放寂寞之濱，掉頭而弗顧。人又從而以為高，此豈盛際之所願哉。後之人高三君之風，而跡其所以去。為世道計者，可以懼矣。至於豪傑之士，或肆誌乎軒冕，宴安留連。卒悔於後者，亦將有感於斯堂。而成人何足以述之？然屈平既從彭咸，而桂叢之賦，猶招隱士。疑若隱處林薄，不死而仙。況如三君，蟬蛻溷濁，得全於天者。嘗試倚楹而望，水光浮天，雲日浮上，風帆煙蓬，飄忽晦明，意必往來其間。成大亦何足以見之，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。遂從而歌之曰：若有人兮扁舟，撫湖海兮遠遊。眾芳媚兮高丘，忽獨君兮不可留。長風積兮浪波白，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。鏡萬里兮鞭魚龍，列星剡剡兮其下孤蓬〔篷〕。眇顧懷兮斯路，與涼月兮人滄浦。戰爭蝸角兮昨夢，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。可以儀棹仙之人兮壽無期，樂哉垂虹兮去復來。載歌曰：若有人兮橫大江，秋風起兮歸故鄉。鴻冥飛兮白鷗舞，吳波鱗鱗兮而在下，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，美無度兮吾之土。膾修鱸兮雪霏，登菰蓴兮筆之。水仙繽兮胥命〔命胥〕，君可望兮不可追。俯倒景兮揮碧寥，娛燕息兮江之皋。緣蘋堂兮廡杜若，一杯之酒兮我為君酌。又歌曰：若有人兮，北江之渚，披雲而曦兮顧〔頰〕煙雨。菊莎兮杞棘，歲晼晚兮何以續君食。仙〔偭〕五鼎兮腥腐，羞三泉兮終古。千

秋風露兮歸來故墟，月明無人兮蒼古與語。牛宮洳兮生蒲荷，潮西東兮下田一波。訪南涇兮鄰曲，山川良是兮丘壠多稼。九畹兮今其刈，聊春容兮茲裏。是歲六月既望，書遺邑人，使習以侑祠，伯盧〔虛〕請遂以為記。　程俱《三尚堂詩序》；蟲墓位越相，祿萬鍾，去之如涕唾。則後世角毛銖之得，冒坎擭而不省者，可以少沮，翰進退無必，隨時而保身。則出處之意，得托菰鱸以示好，又何深哉。龜蒙江湖一匹夫，然於其不合，（視）亭勢位無加也。其交如皮日休，終見（汙）於賊巢。彼獨挺然玉峙，無一釁可指摘。與夫攫。金挾炭之夫，蓋萬萬矣，夫左手據圖籍，右刃掠其吭，雖冥蠢不為也。揣是而求之，輕重得矣。然世固有抱利權，逐勢位，死不反顧，為天下僇笑者，幾何人哉？其於輕重（之）思，是又出冥蠢者之下也。然則是三子者，祠而旌之，（固〕可以訓。元符二年，吳江（既）立三子者像。明年三月甲子，安於祠堂，令（與）僚佐拜而奠之。某謂（俗）奔競久矣，冀得守道自重，確乎不可拔。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，將矯浮俗而歸之，庶幾清節之為貴。無〔豈〕望之而未見，抑有之而末聞邪？今居是邑，仰三子之志意。其知時而退，不迷於出處之道，蓋君子之所悅聞也。凡我同志，其系之以詩。

　李華《鵂夷子皮讚》：龍蟠幽谷，非時則伏。蟬蛻高枝，飲露而飛。進如風行，退若雲歸。冥冥其幾，赫赫其歸。於粵霸興，強吳蕩夷。功成不居，先生傳〔得〕之。　蘇軾《書三賢畫詩》：誰將射禦教吳兒，長笑申公為夏姬。卻遣姑蘇有麋鹿，更憐夫子得西施。右范蠡。　浮世功勞食與眠，季鷹真得水中仙。不須更說知幾早，且〔直〕為鱸魚也自賢。右張翰。　千首文章二頃田，囊中未有一錢看。卻因養得能言鴨，驚破王孫金彈丸。右陸龜蒙。】

煥靈廟，在常熟縣破山。唐咸通中所建龍堂也。本朝政和二年，賜今額。五年，加賜宣惠侯。【《籠堂記》：禮，山林、川谷、丘陵，能生雲，為風雨，見怪物，皆曰神。若然者，龍亦能為風雨，見怪物，則其澤之在民厚矣。神而祀之，又宜矣。常熟，澤國也。風雨怪物，日作於民。有在其地者，苟祀之，至被其利。汜之不至，民受其禍。汝南周君為令之初年，夏且旱，縈其神於破山之上，果雨以應。君曰：受其賜，徒縈以報，不可也。於是命工以土木介〔肖〕其像，為室以蔭之。著之於典，用潔其汜。於是風雨時，怪物止，水旱不為厲，連歲以穰。其神之澤乎，君之祀乎？凡雩者，《春秋》之道皆書之，勤民之祀也。君為其祠已，乞文其事。日休嘉其為志在民，故從之。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，前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、試秘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。　《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》：政和二年，漕台以常熟龍祠祈禱感應之實問於朝。越明年，製曰可。宜賜煥靈廟為額。邑人以爵號未崇，無以昭神貺。後二年，縣以狀列於府，府言於部〔郡〕刺史，遂復保奏焉。製曰可，特封宣惠侯。於是縣大夫率佐官隻奉休命，宣於祠下。而邑之士女雲集，將退，咸告丞魯詹曰：侯之廟宇，君與縣大夫謀之。侯之封秩，君與縣大夫請

之。今堂宇將畢，而綸誥適班，盍記之以侈其事？惟侯之祠，舊在破山興福之澗上。父老相傳，其誕育之異，肇自梁武之初。我宋龍興，妙選守令，為民師帥。太平興國中，蔣侯文惲來宰是邑，距天監幾五百歲矣。時積潦泛漲，躬於侯。不移晷，雲斂而霽，歲則大獲。乃迎侯與聖母之像，歸於頂山壽聖之西偏。是日白龍示見，盤旋塚上。彩雲之瑞，耀山間。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，邑人乃相與作廟於山腰龍池之上，侯之先壟在焉。經歷若是之久，始克成茲。豈偶然哉。佳城峨峨，方沼豔豔。峰巒疊秀，回抱如翼。長江浩蕩，沃野曼衍。左則福嶺、狼岩，右則虎丘、昆玉。遙岑寸碧，列岫橫翠。雲煙之祥，疑在仙島。氣象之偉，實冠吳中。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，而陰陽家流，咸謂勝地。今新廟奕奕，實下瞰焉。庸詎知其非侯之意哉。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，侯之告下。十二月朔，廟前後殿成。若門墉廊廡，蓋將有待於來者焉。政和五年十一月日，文林郎、知平江府常熟縣丞魯詹撰。】

東嶽廟，在常熟縣福山鎮。【《重修嶽廟記》：維我宋真宗皇帝，東幸泰山，告功於天。大修封惲，禮泰山之仲。顯冊褒嘉，位號崇隆。得非衛社稷，福生靈，運功烈於冥冥之際，宜有所報稱歟？是故四方萬里，不以道塗為勞，注奉祠事。往往規模岱嶽，立為別廟，多矣，然未有盛於姑蘇之福山也。福山廟，經始於至和之中，垂六十年。樓殿門廊，並諸從舍，巍然而輪奐。江淮閩粵，水浮陸行者，各自其所有，以效歲時來享之誠。上祝天子萬壽，且以祈豐年。以後保其家，凡有求必禱焉。率以類至，號曰會社。簫鼓之音，相屬於道，不知幾千萬人，不及之乎太山，則之福山焉。福山臨江海上，歸焉蓊鬱，岡巒環回，殆亦勝地。父老云：肇祀之口，有幅畫乘潮水至，乃嶽神像也。居民得之，欽事而加信焉。山初號覆釜，蓋因其形似。後易名福山，廟據其上。遂為遠邇祈福之地。政偶然哉。政和七年八月乙亥，鄉貢進士昆山魏邦哲記。】

陽山靈濟廟，在澄照寺傍，白龍母廟也。無碑碣可考。有僧祖照者，以父老相陣，述其事於壁云：東晉隆安中，山下居民繆氏，家有女，及笄出行。風雨暴至，天地陡暗，避於今所謂龍塘之側。俄有一白衣老人，語女曰：「氏族焉誰，居何所？」女答姓繆。指山之西曰：「我家舍於陽山三峰之下，家有父母。」老人曰：「天色如此，吾無所歸。欲假館，待旦而前，可乎？」女曰：「當告父母。」老人強之再三，遂首肯。語競，遽失老人所在。女歸有妊，父母惡之。逐出，丐食鄰里。明年三月十八日，至今所謂龍塚之上，產一肉塊。居民怪之，驚棄水中。倏焉，塊破化而為龍。夭矯母前，若有所告，其母驚絕於地。即有風雨雷電，飛沙折木，咫尺不辨人物之異。既開霽，但見白龍升騰而去。眾乃厚葬其母，自後累降巫語，始祠之於山巔。而雨陽失候，祈禱必應。太平興國問，建廟於山南曹巷。熙寧九年，遷於澄照寺之東隅。建炎間，主僧覺明復一新之。

相傳龍子分職瀟湘，每歲是日，必歸山間。風雨淒冷，人以為龍子誕日云。過是，山中方有春意。其去也，或變怪之狀，見於雲間。紹興十九年六月某日，犇雲鼕鼕，起於是山。俄頃，盲風驟雨大作。龍自郡城過，捲去女牆數百丈。居人余氏家小亭，吸入雲中。及有負販者，被吸復墮，而無傷焉。又云：昔有白鬚老人，至鎮江江步買船。自云後〔從〕長沙來，與船人錢十千，先付五千，餘錢約至蘇州陽山看親處還。登舟，即令篙工悉睡，日暮抵許市〔浒墅〕上岸去，蓋已三百六十里矣。舟人至山下尋覓，值風雨大作，避於廟中。於像前得錢五千，方悟神龍之歸，乃以錢設供僧，辭謝而去。比歲，祈龍母屢應。大吏以聞，紹興二十九年四月，詔賜靈濟廟為額。乾道四年。告下，封顯應夫人。

靈濟廟，在府東南，舊五龍堂也。淳熙十年秋，大旱。郡守耿秉，即設廳作祈雨道場，設行雨龍王位於東西序。有蜥蜴見於香案果釘之上，蜿蜒不去，終日雲閣，秉以杯交祈之，若有靈異，已而大雨三日。具以事聞，詔賜靈濟廟焉額。

甫里廟，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。鄉人祠陸龜蒙於此，至今不廢。

黃姑廟，在昆山縣東二〔三〕十六里。地名黃姑，父老相傳，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。女以金篦劃河，河水湧溢，今村西有百沸河。鄉人異之，為立祠。舊列牛、女二像，後人去牽牛，獨祠織女，禱祈有應。歲七夕，鄉人醵集廟下占事，無毫厘差。舊有廟記，今亡之。案《荊楚歲時記》：牽牛謂之河鼓，後人訛焉黃姑。然《古樂府》有云：「黃姑織女時相見。」李太白詩：「黃姑與織女，相去不盈尺。」則指牽牛為黃姑。李後主詩乃云：「迢迢牽牛星，杳在河之陽。粲粲黃姑女，耿耿遙相望。」又以織女為黃姑。事久愈訛矣。